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六十三回 奉詔書畫成大士

詩曰：清風閣上畫慈雲，慘淡經營日向曛。但願前是星耀彩，更祈少海瑞氤氳。

話說鄺丞相一到十四這夜間，就整頓入朝銷假。那心中煩悶也說不出口，惟聽那五鼓敲響，隨即起身冠帶。

明堂假滿要趨朝，五鼓抬身不憚勞。戴上了，平翅烏紗金撲帽。穿上了，團雲飛蟒紫羅袍。靴端足，帶垂腰，端坐華堂用飯肴。茶罷一聲傳著轎，小親隨，當階單膝跪相邀。

啟相爺得知：朝馬已動，禁門早開，人夫們傳候整齊，請相爺就此登轎。

一聲稟請不遲挨，鄺丞相，隨即抽身出外來。庭院前，閃閃兩邊明絳燭；高廳上，三次扣雲牌。堂候官，森嚴侍從東西站；司閹等，次第傳呼遠近排。威凜凜，平頂魚軒初坐上；蕩悠悠，黃羅寶蓋已飄開。離相府，出官街，擁護人員湊更挨。榮發親隨騎頂馬，一聲喊，高呼夫役好生抬。

啊，人夫們小心呀！相爺疾病初痊，大轎須當抬穩。

一聲吩咐應齊齊，小親隨，加上三鞭馬便飛。威凜凜，掖著羅袍乘坐騎。氣昂昂，撒開錦轡縱行蹄。穿夾道，走通衢，直向朝門拜袞衣。但見那，碧天如水漸黎明，處處雞啼落曉星。露滴宮槐初動烏，風吹簷鐸早摧人。大道內，高車大轉趨金殿；兩夾邊，布幌招牌啟店門。將近東華仍未到，忽來了，烏鴉幾隻亂紛紛。並翅過，接聲鳴，飛得遲來叫得勤。鄺相軒中抬頭看，瞧了瞧，群鴉竟對自家鳴。心大駭，意殊驚，一蹙芝眉不喜欣。

啊，且住！這鴉兒叫得好生奇怪！

今日趨廷把假消，莫非有甚惡波濤？真怪異，實蹊蹊，烏鴉如何報禍苗？我若早知無好兆，也不該，十天銷假就臨朝。

咳！好生惆悵！也不知我家內的母親有什麼長和短，所以這樣一陣鴉鳴。

鄺相登時心亂猜，坐在那，青紗轎內似癡呆。方擬想，正思裁，榮發前邊罵起來。

呀啐！哪裡來的這些碰槍尖撞羅網的怪鳥？可惜俺沒有彈弓在此，不然，打爾幾個肉爛毛飛！

榮發言完催馬蹄，早望見，東華門聳並天高。忙縱體，急撩袍，跳下雕鞍跪地邀。

啟相爺得知：這是東華門了，請相爺下轎。

鄺相巍然下了軒，整一整，烏紗蟒服步當先。眉半蹙，膽微寒，也自低眸回首言。

啊，家人們，爾等照著我進了朝房，可就在內閣前等候。我見過了聖駕，即刻便到衙門。是。

一聲答應兩邊分，亮堂堂，紅燈高燃照華門。鄺相從容朝裡走，驚動了，朝房待曙各官們。窺燭影，聽靴聲，知是風流元宰臨。一個個，把按烏紗朝外接；一人人，飛揚玉■向前迎。有幾位，叫腰問好叫丞相；有幾位，垂手稱安叫大人。真個是，禮法森森尊幸鋪，衣冠濟濟敬廷臣。排次序，列班階，大小官員合口雲：

啊保和大人臨朝了，恭賀相台的貴恙痊癒了。

鄺相聞聽面帶歡，一抬紫袖謝諸臣。叨福庇，得粗安，賤恙如今算是痊。多謝諸君常問訊，改期回拜到尊潭。明堂言訖前頭走，眾文武，隨入朝房碌碌然。又見那，龍圖學士大臣們，座上齊齊立起身。這一位，拱手上前稱失接；那一位，正冠施禮問安寧。方敘話，正開聲，又到王公侯伯們。交抹朝冠珠映額，彩飄飄，團雲龍服掛披身。搖■韻，響靴聲，引道登登次第臨。鄺相一觀忙接見，眾王公，齊齊舉手叫先生。

啊，鄺先生，保和相，你貴恙痊癒了？

年少三公欠欠腰，應聲假滿始來朝。叨福庇，感恩光，今日粗安疾病消。武憲王爺忙走過，也見了，保和學士敘心苗。言未畢，鼓齊敲，萬歲皇爺坐早朝。這一聞聽真緊急，金鑾殿，三呼齊拜赭黃袍。

話說元天子聖駕臨朝，眾文武官員一齊朝見，真正是盛世的衣冠齊楚，太平的盛世繁華。

斜抱著，雕花象簡奏龍顏，

臣保和學士鄺君玉病痊銷假。

朝廷一見小三台，不由的，大悅龍顏笑口開。雙展龍眉生喜氣，半凝鳳目動憐心。抬御體，對金階，傳旨明堂上殿來。

啊鄺相，先生來了？好好好！平身上殿。宮娥們看會，內侍遞茶。

一聲傳旨應哄然，鄺相平身近聖顏。行禮畢，謝恩完，盤坐龍須席上邊。一盞御茶傳到了，元天子，親身相迎少年官。

啊，鄺先生飲茶。

大喜賢臣病竟消，十天假滿就赴朝。甘盡力，不辭勞，赤膽忠心辦事條。相國雖然才病癒，又何妨，在家再過兩三天。

咳！先生的面貌果然薄減了好些。

初若溶溶雪映霞，今朝竟，春風淺淡似梨花。可知王事辛勤故，累賢卿，盡力勞神為國家。

唷！真真地過意不去！要賢卿們這樣輔助寡人。啊鄺保和，爾既然疾病初痊，精神未復，何苦得五更待漏又進朝綱？

這樣心中沒主裁，豈不要，疏防弄出事情來。真老實，如癡呆，假滿何妨捱一捱。雖是朝端荒廢了，也到底，自家珍重免招災。

咳！鄺相國呀，來得失檢點了！

天子言完暗著忙，滿心要，泄機指示鄺明堂。難以講，不願揚，只好微微點破將。鄺相一時猜未透，倒說聲，為臣效力理應當。

話說這位鄺丞相，他並非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的呀。他心內原恐怕皇親府內有什麼舉動，天子用什麼機關，並孟府夫人有什麼的長短，總只不過愁的是這幾樁的事情的呀。哪裡想到皇后與太后通同，要把他脫靴驗看？

當時一聽起身來，紫袖雙垂說是該。告假已經期滿矣，偷安越發可羞哉。當赴闕，合趨階，陛下何言且暫捱？

咳！皇上的天恩，臣是殺身難報。

明堂言訖一撩袍，跪謝朝廷聖澤高。天子慌忙拉紫袖，弄得個，難分難說皺眉梢。顧了顧，上宮內監旁邊等；觀了觀，下面朝臣眾目瞧。又不便，附耳相通機密事；又恐防，脫靴試出女多姣。龍意亂，聖心焦，打點登時又散朝。走過一名凌內侍，急忙忙，倒身三叩奏根苗。

啟萬歲爺得知：太后娘娘久聞鄺丞相書法精工，要宣入宮中畫一尊觀音大士聖像。請皇爺就此出諭，著鄺保和早早進宮。

內官言訖叩頭連，年少君王心不悅。一皺龍眉回御顏，就向著，保和學士帶愁言。

啊，鄺先生，太后娘娘要召你進宮畫一尊大士，賢卿你方才病好，只怕沒有心思。

若然委實少精神，你不妨，當殿明言告寡人。待朕述知皇太后，另叫個，丹青之手畫觀音。況兼卿，身中病疾方才愈；免得你，畫上功夫又用心。如若先生言可以，就同著，這名內監進宮門。朝廷說罷含糊語，鄺丞相，低聲躊躇應一聲。

啊，吾王陛下，太后要宣微臣，是不敢不奉召的。

但是鬼嵬禁御嚴，外臣難入內宮門。片時趨拜還猶可，這一件，描寫觀音要半天。太后娘娘如若畫，倒不如，待臣且到自家門。齋戒過，秉誠虔，薰沐畫描敬佛尊。水墨丹青傳諭下，完工後，裱成一軸獻宮前。若然就此相描寫，只恐怕，褻瀆神明意不

虔。乞命官宮回太后，微臣到，家中畫好送來觀。保和學士言方畢，凌內監，著急忙忙跪近

啊，萬歲爺，太后要畫的是水墨觀音，不消得許多時。況且太后娘娘還有聖諭，意欲問鄺保和。若然畫好了送來的，那倒不中

意了。伏乞皇爺諭一聲，著他早早進宮門。掖廷太后親相等，豈不要，等得心煩責內臣？凌瑞說聲連叩首，元天子，萬分無奈降

音。呀，也罷！朕呢，且在朝前與眾大臣議事，鄺先生呢，你進宮去便了。

畫得來時竟畫之，若無心力不妨辭。十天養病方才愈，可休要，勉強支來勉強持。

啊，官宮凌瑞引道，鄺丞相進宮朝見萬壽宮太后。是。

一聲答應不遲延，凌內監，站起身來跑在先。鄺相明堂辭不脫，只得個，跪辭聖駕進宮闈。那一邊，君王尚把朝端議；這一邊，相國來向太后參。靜沉沉，直入金門和玉路；深遠遠，曲穿綠樹與紅欄。見幾個，龍樓隱約明黃瓦；見幾處，鳳閣崑崙巖碧天。真個是，內地繁華同閬苑。真個是，皇家富貴異人間。看不盡，名花夾道風光美；說不盡，瑞彩盤空氣象嚴。走過了，玉石花磚無數路；行到了，龍飛鳳舞許多關。遙仰望，遠相瞻，已到皇宮萬壽前。鄺相一觀忙立住，凌內監，錦袍飛展報珠簾。

啟太后娘娘得知：鄺丞相召到宮門了。

一聲通報入簾中，喜壞了，太后娘娘並正宮。頃刻間，萬疊春風生兩頰；登時裡，千重喜色上三峰。就猶如，連城美玉投懷內；就猶如，鬥大明珠落掌中。老娘娘，慈面堆歡開笑口；皇甫後，芳心大悅動花容。忙似箭，急如風，一命飛傳召宰公。

嗯！昭容們傳諭，快宣鄺丞相進來。領旨。

一聲答應閃神仙，兩位昭容要出簾。皇甫娘娘忙叫住，附著耳，低低囑了兩三聲。

啊，昭容呀！你少停傳拜時，可不必要說本宮在此，只叫參拜太后娘娘便了。是，領旨。

昭容答應出深廊，整整齊齊站兩旁。一擺鸞綃開絳口，說了聲，快宣丞相鄺明堂。

嗯！太后娘娘有旨，宣鄺丞相簾外行參。領旨。

宮官答應接聲高，鄺相聞聽急整袍。響鏘鏘，玉■飄風趨禁御；行急急，烏靴踏地進宮寮。橫象笏，整朝袍，未上階時先曲腰。一跪禮完三叩首，早聽得，昭容女子叫聲嬌。

啊，鄺丞相免禮升階，珠簾外參太后。

一聲傳諭似鶯啼，鄺丞相，舉袖平身退復趨。近簾時，把按烏紗金翅帽。行禮處，飄揚繡蟒紫羅衣。參聖駕，挽朝衣，再拜稱臣俯伏身。

臣保和殿大學士鄺君玉奉召恭參，願太后娘娘慈幃萬壽。

簾前拜倒鄺明堂，殿內的，太后中宮喜氣揚。皇甫娘娘初見面，這一看，大驚大駭暗誇張。

啊唷，真真奇絕了！我久聞鄺相風流，只說與胞弟芝田等一般罷了。

竟還比，我弟姿容分外高。哪裡是，絕世無雙奇男子；分明是，如花似月女多嬌。何必驗，不須瞧，這已知其就裡苗。

咳！他有了如此之才，如此之貌，自然要拿腔做調，自貴自尊了。這也怪不得。

娘娘時下好生歡，斜對珠簾向外觀。太后坐中心大悅，一回頭，就呼內侍快傳言。

啊，內侍們傳諭昭容知道：著鄺丞相平身免禮，賜坐簾前。

一聲吩咐應哄然，廊下昭容接口傳。鄺相謝恩忙退步，整了整，紫羅袍袖坐西邊。聲寂寂，貌嚴嚴，象簡斜橫候聖宣。一道御茶吞過了，只聽得，上官太后自開言。

啊！鄺丞相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呀，本太后是刻刻存念的。

聞得賢卿體欠強，十天假滿進朝綱。皆因國事辛勤苦，累你們，盡心勞力為帝皇。

咳！如今是痊癒了，可喜可喜。

相召賢卿一件事，本太后，欲描送子一觀音。久聞相國精於畫，必然能，極盡工夫極盡神。倒不消，要用丹青圖好看；竟只用，揮毫水墨仿天真。懷抱子，足登雲，不必蓮台紫竹林。

啊，鄺丞相，為什麼要這等畫呢？我不過盼個皇孫。

目下年華已暮衰，惟望膝下抱孫孩。官家子媳偏遲晚，所幸者，皇后中宮懷了胎。畫位白衣靈大士，取一個，吉祥佳兆送孫來。

啊，鄺丞相，所以不消得那白鸚鵡紫竹林的點綴呢，只要他一個清秀的小娃兒便了。

十九觀音得道時，本太后，拈香秉燭要敬之。賢卿你可依言畫，不用把，脂粉調和另費思。

啊，官宮過來，把這幅粉白綾子與鄺相。你引他到本太后納涼的所在，明月池中清風閣上，畫完了觀音大士，我再著人相送。宮娥：領旨。

太后娘娘吩咐完，內官應話不遲延。擎白絹，出珠簾，就請明堂往閣間。鄺相正思推托句，已聽得，裡邊宮女一聲傳。

咳！保和丞相聽者：太后駕已進寢宮了。你不可不行禮，不必拜辭，就此往水閣中去描大士。

明堂一聽大驚呆，沒奈何，倒退朝靴退下階。頃刻愁從眉上起，登時懼向膽中來。私忖度，自疑猜，暗暗心中叫怪哉。

呀，怪哉！奇極了！我望入簾中，隱隱的皇太后還坐於位上，怎麼說已進寢宮去了，不許我回奏一言？

這倒真真事可疑，不知就裡有何機？幸虧水墨還容易，我只好，早畫觀音早脫離。鄺相暗思無可奈，就隨著，奉差內監入仙居。

話說那位皇太后是最愛清涼畏炎熱的，一到了三伏之期，就每常要園亭避暑。久已天子依隨母意，就在那萬壽宮近邊左右，開了一個明月池，明月池中造了一座清風閣。

那閣猶如一畫船，兩頭伏寶石欄杆。周回臨水消煩暑，前後開窗絕午炎。又是那，翠幕遮陰牆外柳；又是那，紅衣含露滿池蓮。真妙景，最佳觀，太后乘涼意樂然。當下明堂行到了，內侍們，向前一指就開言。

啊，鄺相爺，你看那清風閣就是太后娘娘納涼的，可有些好景致麼？

鄺相聞聽一舉眸，果然那，皇宮佳景賽瀛洲。紅馥馥，蓮池映岸香初襲；碧澄澄，水影連天靜不流。上邊是，杰閣風消三伏暑；下邊是，平池月滿一輪秋。遙望處，綠楊陰裡遮朱檻；近邊是，青草叢中見白鷗。好景無邊真美麗，上了那，長橋一道出池頭。

話說鄺丞相且觀且走，已隨著那眾內侍進了清風閣中。那頭一間是沒有什麼鋪設的，只不過雕樑畫棟而已，氣象繁華，石榻雲屏，風光清影。

一臨第二若中艙，那裡邊，擺設真真不比常。雲母榻安傍首側，水晶屏隔裡間房。書幌外，連陰柳樹遙分影；膽瓶中，並蒂荷花遠散香。煙裊裊，金獸小陳青玉案；亮堂堂，朱楹大敞碧紗窗。真正是，瑤台月殿韶光麗；真正是，水府龍宮夏日涼。鄺相一觀心大快，眾內監，齊齊站立候明堂。

啊，鄺大人，你就在這邊窗下坐吧，甚是涼爽，又極亮明。俺們替你展開絹，磨起墨來。

內監言完碌碌然，你頑我要笑聲喧。移玉硯，滴香泉，白絹鋪開壓住邊。拉過一張金角椅，叫了聲，保和丞相坐中間。少年元宰臨書案，隨即就，遣退身邊眾內臣。

啊，內監們，爾等到外面頑頑去，好待我心靜些兒。

一眾宮官答應高，丟下了，保和丞相把畫描。有的去，蓮花池內尋菱；有的去，芳草堤邊折柳條。一個個，嬉耍喧嘩乘意興；一個個，高歌低唱樂心苗。明堂獨坐清風閣，遣退了，大眾宮官靜靜描。

話說鄺丞相打發了眾人出去，隨即調開墨水，運動神毫，用天機巧到之功，落文采風流之手，慢慢地把觀音大士的聖像，就摩揣描寫出來。

少年元宰坐臨窗，展絹提毫潤墨香。淨沉沉，玉案斜侵花氣滿；清冷冷，紗窗直透水風涼。雕檻外，千枝綠柳遮陰暗；書閣下，一色紅蓮拂面香。真個是，上是幽清煩暑絕；真個是，仙居雅潔俗緣忘。保和丞相心歡悅，提著筆，一一描來一一妝。先畫了，雲內慈悲靈大士；後畫個，懷中襁褓小兒郎。又添上，善才龍女隨身立；又添了，寶蓋長幡引道行。不用那，蓮座海潮粗點綴；不用那，竹林鸚鵡但鋪張。辰初起手剛交未，這明堂，一幅觀音已畫將。

話說鄺丞相在那水閣中描寫送子觀音，一到午牌時分，已領過皇太后賜的一餐御膳，所以腹中並不饑餓，自辰初起來，至未刻完工。

當下描成觀了觀，早已是，水風吹透墨痕乾。無用緩，不須言，盡可呈於太后前。隨即喚齊諸內侍，收拾了，霜毫玉研一同還。慢言鄺相來回命，且把那，萬壽宮中表一番。

話說皇太后與中宮在那邊等候，天子散朝之後，也坐輦往萬壽宮來。

一聞鄺相受牢籠，急得個，萬慮千愁在滿胸。不住地，鳳目微凝靴頓頓；不住地，龍眉緊鎖歎重重。無笑語，少歡容，只是呆呆坐椅中。皇甫娘娘相請問，假說為，別方荒旱想心中。朝廷正在愁煩處，忽報聲，鄺相明堂畫成功。

啟太后娘娘得知：鄺相畫好觀音，特在宮回覆。

一聲啟奏在深廊，天子龍心更著忙。太后娘娘開笑口，說了聲，快宣丞相鄺明堂。

啊，守宮內侍，就傳本後的懿旨，召鄺丞相仍到簾前。領旨。

守門內監應聲跑，就把那，懿旨飛傳喊得高。倒是那，鄺相一聞重召見，又驚又駭又心焦。

咳！且住。既然已畫好觀音，何必又要重新召見？也罷，我領過了御膳，總要進去謝恩的。且到那簾前，看是如何光景。

明堂想罷放開懷，步踏朝靴上玉階。先把畫圖傳遞上，然後又，袍拖玉■跪塵埃。

啟太后娘娘的聖駕，臣鄺君玉覆命來宮了，謝天恩賜膳，將畫像呈上。

送子觀音已畫成，恭賀我，上宮太后得皇孫。指日裡，前星象現昭陽殿；指日裡，少海恩沾文武臣。繞膝之歡非遠矣，皇太后，慈躬萬壽享遐齡。明堂言訖三稽首，裡面的，聖母娘娘大喜歡。

啊，嘻妙啊！多謝賢卿的好話。

你且消停坐半邊，待我把，畫圖看過再傳言。觀音聖像如其好，本太后，原要酬勞賞一番。裡面說完呼賜坐，廊下的，昭容女子叫行參。

啊，鄺丞相，萬歲的聖駕也在這邊。

少年元宰一聞聽，慌忙地，舉袖行參跪在塵。宮內朝廷情詠詠，叫了聲，先生免禮快平身。外邊丞相端然坐，皇太后，展卷忙瞻觀觀音。但見那，兩名宮女一扯開，現出觀音聖像來。慧眼含神明法界，慈悲帶笑絕塵埃。籠袖立，駕雲來，斜抱娃娃一小孩。真正是，美玉明珠無價寶；真正是，龍眉鳳目不凡胎。又畫著，捧瓶在手仙姣女；又畫著，合掌當胸小幼孩。描得那，風月飄飄真屈絕；描得那，煙雲冉冉好奇哉。精有法，妙無借，壓倒丹青第一才。太后看完圖上像，只喜得，春風滿面笑顏開。

啊，妙啊！真真畫得好，畫得妙！這懷抱的小孩兒，不但丰姿秀麗，並且還有幾分相像官家的。啊，君王，你過來看看，真真是我的小皇孫了。

天子聞呼開笑顏，就同著，昭陽皇后一齊觀。瞧畫上，看圖端，大賀神功真不凡。國母娘娘性情急，就催太后莫遲延。

啊，太后娘娘，早些兒賞他酒吃吧。

太后含歡應了聲，一邊收畫暗沉吟。難決斷，費調停，這事如今怎樣成。官家是，意內思防相驗出；皇媳婦，心中務要試分明。將依天子偏和願，送了昭陽拜懇情。如若竟聽皇媳婦，未免我，親生之子亦心疼。從哪個？順誰人？這倒真真沒處分。

咳，罷了！那忠孝王臥病在床，早等著這番消息。

我既應承做主張，沒有個，今朝放走鄺明堂。三杯御酒終須賜，依不得，自己親生在位皇。

咳！我想那鄺丞相若是忠孝王原聘，倒是才容雙絕的裙衩，智慧兩全的女子了。

這亦真真蓋世無，哪裡有，當朝宰輔是姣娥？別情好處休提了，就看這，一幅花容也著魔。

啊，真真是可愛！那鄺丞相如果非男子，我就把她承繼了當個女兒。

留在身邊伴兩天，飽飽地，看她幾日好容顏。那時如若難相舍，索性把，駙馬招將進裡邊。

啊，妙呀！我太后又無公主，只生得一個君王，若把丞相繼作螟蛉，那倒是極好的事情了，還有什麼孤疑不決？

太后娘娘一想完，只喜得，慈眉大放聖心歡。開口笑，動歡顏，收起觀音把命傳。

啊，行走的宮官們何在？爾等到御廚房速速傳旨：著他們整治幾色肴饌，並要擺設幾個茶食果，一個小小宴兒，謝勞保和學士。領旨。

宮官答應急忙弛，直向天廚去示知。鄺相一聞呼備席，忙忙地，紫袍拖地跪相辭。

啊，太后娘娘在上，微臣的疾病初痊，不能飲酒，榮叨賞宴，心領天恩了。

鄺相言完跪在旁，元天子，滿心疼惜裡邊幫。呼聖母，叫娘娘，委實明堂病始康。乍起之人無氣力，若遇著，隔年好酒更難當。不如今日休相強，且待他，大健身軀再賜將。

啊，母后呀！這酒並非好物呀！

不但名賢戒此物，並且那，古來還有醉亡人。保和酒量雖然好，他現在，病體初痊力不勝。如若有些差失處，就害了，少年才幹我朝廷。君王言訖龍眉皺，老太后，回首低低問一聲：

啊！皇媳婦，爾聽見官家說麼，酒是會醉死人的。

鄺相而今病始康，難道竟，放心賜彼兩三杯？平常水酒還猶可，這又是，新制南薰出外邦。健者尚然能醉倒，而況且，病身初起鄺明堂。神未復，氣暗傷，一飯三杯怎樣當？這件事情我倒怕，中宮你，自有忖度自思量。仁慈聖母言乎此，皇甫後，答應連聲道不妨。

啊，聖母娘娘放心，這件事不須多慮。

古時雖有醉亡人，那個是，狂飲豪呼幾斗吞。近代量深男女輩，只不過，一人吃上十來斤。焉損命？豈喪身？醉亦無非片刻辰。若說玉紅春厲害，溫妃是，已經吃過第三杯。

啊，太后娘娘不妨賜酒，這件事有臣媳婦擔當。

國母言完不肯從，務必要，玉紅新酒賜三盅。仁慈太后雖相拂，只得又，隔著珠簾叫宰公。

啊，鄺丞相，你說疾病初痊而不能飲酒麼？這也本該准奏，但是要辛辛苦苦地畫了這麼半日，難道本太后竟不賞勞賞勞？也罷，本太后亦不叫你多飲，就叫你將此甜酒飲了三杯罷。

那是宮中製造成，色紅味美長精神。賢卿病起身雖弱，像這等，甜酒三杯也好吞。

啊，宮官過來，酈丞相畫好了觀音大士聖像，再沒有不謝勞的。可抬過桌兒，設張交椅，擺在院內的幔帳下，叫酈保和坐飲三杯。是，領旨。